

日資本主義史爭論

日本研究叢書

2

中國建設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非亞伊用

55
6

日本研究叢書

No.2

金學成主編

日本資本主義論

日本經濟勞動研究所編

金衛瑜合譯

中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日本研究叢書之二

日本資本主義論爭史

定 價 金 圓 柒 角

著 者 日 本 經 濟 勞 動 研 究 所 編

譯 者 金 衍 成 合 譯

出 版 者 中 國 建 設 印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北 京 路 三 八 四 號 四 樓

主 編 兼 發 行 者 金 學 成
經 售 處 金 國 各 大 書 局

版 權 印 翻 所 必 究

譯者序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由於本身內含的契機及受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來作用，迅速地踏上了資本主義到達了帝國主義之路。甲午戰後，它已相當具備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資格，而與世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分庭抗禮。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時，日本資本主義因得漁翁之利，發展尤為迅速，但從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發生後，日本資本主義也就陷入深刻的矛盾中，一方面資本的壟斷愈見加強，一方面失業者日益增加，使整個社會陷於杌隉不安之中，日本資本主義的內在外在的矛盾，遂日益深刻，終於使日本統治階級悍然發動了大規模侵略中國的戰爭。當時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為避免資本主義國家間重演自相斬喪元氣的悲劇，曾極力對日本施行綏靖政策，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畢竟也無法解決，結果日本帝國主義悍然掀起了太平洋戰爭。但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轉瞬三年，而日本資本主義之再起，日本帝國主義之死灰復燃，企圖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後掙扎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已經昭然若揭。

此際研究日本資本主義之本質，自屬迫切需要。在這點上，戰後出版的本書，提供了很貴重的資料。編者在文獻的蒐集與整理上的確化了最大的努力。參加論爭的各派，如講座派，勞農派，中間派，甚至於勞工的見解，莫不兼收併蓄。為了了解現在及將來日本政治經濟的性質，本書實有一讀的價值。所以譯者特地介紹給中國亟欲了解日本的讀者。

三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研究叢書

NO.5

NO.4

NO.3

NO.1

風

雪

之

碑

本書的內容是日本近代社會運動的記錄，在軍閥時代所不能發表的資料。由於著者另著作「旋風二十年」的姊妹篇，而成爲日本戰後最暢銷書之一。同時因爲譯者化下相當的苦心，盡量忠實地表達了原文的意思和美麗的詞句，因此中譯本出版以來，甚博讀者的好評。

日本民主革命論

森南正 著
成修史 訳
閔德培 著
存直藏 著

本書原名「和平型態中的革命與反革命」，著者爲日本著名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於日本民主革命的歷史，走出了象牙之塔而跳入日本民主社會的立場，闡述日本社會的史的發展。這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嘗試。本書不久可以問世。在本書中，對日本投降後各種現實問題，作透澈的分析，並指出了日本民主化浪濤中的果敢實行家。全書約十餘萬字，現正趕印中不日出版。

日本民主革命論

森南正 著
成修史 訳
閔德培 著
存直藏 著

本書對於日本歷史的書，不能說沒有，但是正確的記載，過去因種種政治上的關係，仍付厥如，本書站在科學的立場，根據正確的資料，闡述日本社會的史的發展。這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嘗試。本書不久可以問世。

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

野呂成郎 著
南學瑜 譯

本書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歷史的研究，是最具權威的著作，正如日本資本主義分析家平野榮太郎，山田盛太郎，行平森正藏在他的名著「風之碑」裏所說「正統派理論的最高峯，要數野呂榮太郎，山田盛太郎，行平森正藏三人的著作」。本書不外乎是正統派理論家，又是一個革命實行家，終遭法西斯的毒手，被捕入獄，並處死於重刑。這裏來死要的日，但他的文獻也已付印，可論壇上這事。

本書約二十萬言，在趕譯中，即可付印。這裏再出發的呼聲，即已經贏得了權威學者的公認。這裏來死要的日，但他的文獻也已付印，可論壇上這事。

目 次

第一章

序論——資本主義論爭的前提和意義 ······

一

- (一) 資本主義論爭的直接原因 ······ 一
- (二) 論爭前的日本資本主義研究史概觀 ······ 三
- (三) 日本資本主義論爭的國際連環 ······ 九

第二章

論爭前史(一九三〇——三一年) ······ 十二

1 日本資本主義現階段論爭 ······ 十二

- (一) 野呂對猪俣的攻擊 ······ 十二
- (二) 猪俣的反擊和論戰的展開 ······ 十六

2 農業問題 ······ 佃租論爭 ······ 二〇

- (一) 猪俣 || 解黨派 || 櫛田的理論 ······ 二〇
- (二) 野呂等的反擊和櫛田的駁覆 ······ 二四

第三章

論爭本史(一九三二——三七年) ······ 二九

第一節 德川末期 ······ 維新史論爭 ······ 二九

1 德川末期生產階段論爭(作坊工業論爭) ······ 二九

- (一) 服部之總的理論 二九
(二) 「嚴格作坊工業」論爭 三二
(三) 土屋對服部的論爭及木村的新說 三六
(四) 作坊論爭的終結 四〇

2 德川末期土地問題論爭

- (一) 德川末期的土地關係及新地主論爭 四一
(二) 講座派對土屋的總攻擊 四三
(三) 新上台者和他們的立場 四六

第二節 「日本資本主義分析」論爭

1 前期 || 講座派對勞農派的論戰

- (一) 「發達史講座」及山田、平野的著作 四九
(二) 勞農派對「分析」的批判 五六
(三) 勞農派的全面批判及講座派的防衛 六〇

2 後期 || 中間派的評論

- (一) 勸勞大眾對資本主義論爭的批判 六五
(二) 中間派的參加 六七
(三) 講座派被檢舉後的論爭 七〇
(四) 「分析」論爭的結束 七五

第三節 日本農業問題論爭

1 前期 || 佃租論爭

- (一) 對樹田理論的批判與反批判 七七
- (二) 樹田毀後的佃租論爭 八〇

2 後期 || 地租範疇論爭

- (一) 論爭的再起——平野對大內 八二
- (二) 「半封建地租」論爭 八七
- (三) 勞農派的最後攻擊和第三者的上台 九一

第四節 枝節論爭

1 關於資本主義的諸問題

- (一) 軍・封・帝國主義論爭 九三
- (二) 日本工資論戰 九八

2 農業問題

- (一) 徵役勞動論爭 一一〇
- (二) 愛爾蘭土地問題論爭 一〇二
- (三) 經濟外強制論爭 一〇五

第四章 論爭後史（一九三八——四五年）

第六章

第五章

結論——資本主義論爭的現代意義

- (一) 戰後資本主義研究的復活
- (二) 資本主義論爭的歷史評價問題
- (三) 資本主義論爭的現代意義

一三九
一二九
一三〇

資本主義論爭的現階段

- (一) 論爭突入了新階段
- (二) 國家理論的前進
- (三) 新階段的基準和立足點
- (四) 農業理論的發展
- (五) 山田盛太郎著「資本主義分析」的再檢討
- (六) 結論

一三八
一三八
一三八
一四〇
一四二
一四五

- 2 後來的日本農業問題研究
- (一) 日本農業發展法則的闡明
- (二) 小農範疇研究的發展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一九
一二二
一二五
一二三

1 後來的日本資本主義研究

- (一) 論爭後各種研究的特徵和傾向
- (二) 德川末期作坊工業研究的發展
- (三) 日本資本主義技術史的闡明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第一章 序論——資本主義論爭的前提和意義

(一) 資本主義論爭的直接原因

本書所要敘述的「日本資本主義論爭」，是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間，大體在兩個政治思想系統之下，動員了日本所有進步的經濟學者、歷史學家、馬克斯主義理論家、思想家等而展開的一連串有系統的論爭。這一次論爭不獨構成了當時日本經濟學界、史學界、以及思想界的一大焦點，同時大大地推進了在科學上闡明及分析日本資本主義現狀與歷史的事業。在日本的學界和思想界上，這樣大規模的論爭是從未有過的，那末這樣的歷史性大論爭究竟根據甚麼原因引起的呢？簡單地說，這次資本主義論爭的直接原因和前驅，就是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間同樣大規模展開的關於日本無產階級政治運動戰略的論爭。前者是從後者的內部必然地生成、發展、而獨立起來的。

不過我們對於這兩個大論爭，不能單看到兩者的內面關係，而還得看到當時日本政治情勢和階級鬥爭的發展所引起的外部作用。首先，關於日本無產階級革命性質的展望以及戰略任務等的論爭，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後，它本身需要加深論爭課題，並擴大論爭的對象。結果論爭的對象逐漸從關於革命和戰略的直接問題轉到雖然是間接但是更根本的各種問題，如國家權力要素的物質的、階級的基礎問題，社會經濟機構的整個特質問題，各種生產方式的歷史性格問題等上。此時論爭本身，一方面雖然減少了直接的政治實踐性質，但另一方面論爭範圍却擴大起來，理論也更精密而深刻了。戰略論爭像這樣由於對象的論理發展的必然性，自然而然在自己的胎內發出了資本主義論爭的芽，使它長大而分離出去。但我們把這兩個論爭的關係，像這樣只理解為內部發展的結果，是不充分的。資本主義論

爭是以客觀的理論分析爲主，而戰略論爭則以直接的實踐問題爲主。前者所以代替了後者，其真正原因不如說是當時日本的特殊階級關係和政治情勢所帶來的外部壓力。那末所謂外部壓力究竟是甚麼東西？它又怎樣轉變了論爭呢？戰略論爭到一九三一年已臨末期，這年日本的統治階級武力侵略東北，後來日益陷入戰爭的泥沼中，終於不可避免地從事大規模侵略中國的準備，以避免日趨嚴重的國內危機。一方面作爲這種戰爭準備的政治前提，他們首先企圖強力壓迫國內的工農運動以及前進知識分子的文化運動。他們大約從一九三二年底到三三年底之間，用空前狂暴的手段實行了這個計劃。因此從來合法地或半合法地構成了革命運動外圍的許多文化團體、研究團體、調查機關、出版組織等等，統被澈底破壞，一向在這些團體組織的機關雜誌上間接發表的政治意見和見解，暫時也無法繼續發表下去了。尤其是在戰略論爭的後半期，繼承「馬克思主義」（一九二九年四月停刊）的傳統，代表日本共產黨意見的「無產階級科學」（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創刊），和「產業勞動所」的「產業勞動時報」、「國際」等雜誌，同在一九三三年秋被迫停刊，因此戰略論爭形式上也不能繼續公開討論下去了。

這一個情形和上述論爭對象的內面變化，使以後的論爭根本發生了變化。因此日本共產黨對「勞農派」及「解黨派」的論爭，一九三三年以後暫時採取了純粹學問與理論的形式而發展下去。這一個新的論爭，即日本資本主義論爭，不獨主題及形式和以前不同，連擔任論爭的人物也和以前不同了。過去在戰略論爭中擔任要角的人物，屬於共產黨方面的，幾乎全部被逮捕下獄，或死於非命。屬於勞農派陣營的人們，也因種種原因沈默起來，或者退出了第一線。代他們登場的，是有意或無意地繼承了兩派思想的馬克斯主義或前進的學者、思想家、理論家們。擔任論爭的角色們既換上了一批新人物，論爭的舞台也當然有了變化。當時擁護共產黨政治戰略的「講座派」論客，把「歷史科學」（一九三二年五月創刊）、「經濟評論」（一九三四年九月創刊）、「唯物論研究」（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創刊）等雜誌利用爲新的論爭舞台。支持勞農派立場的一羣論客，則利用了「中央公論」、「改造」等綜合雜

誌，以及「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雜誌」（一九三四年七月復刊）、「先驅」（一九三五年三月創刊）及「薪水生活者」等月刊。這個政治性及黨派性本來非常濃厚的論爭，像這樣改變方式之後，暫時得以合法地推進下去了。

不過這裏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那就是這個資本主義論爭，雖然發源於戰略論爭，但未能使革命與戰略的問題前進一步，也沒有使它具體化，更沒有把它解決，反而逐漸和實踐運動游離開來，趨於瑣細無聊的爭辯，終因外來力量的壓迫，連最後一點學問上的討論，也完全窒息而死。我們在這一個事實中，可以知道一九三〇年代日本階級鬥爭的力量關係和革命運動的方向怎樣受了客觀環境的支配。因此日本革命運動戰略論爭和資本主義論爭的關係，不能僅僅視為內部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須視為當時外部政治情勢所引起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現象，而在當時整個日本勞工運動的歷史密切對照之下，加以把握評價。

（二）論爭前日本資本主義研究史概觀

日本資本主義的論爭，如上所述，是由內部原因及外部理由所促起，但用來解決這個論爭課題的直接學問材料，決不是有關戰略論爭的文獻，而是過去日本資本主義研究本身所留下的成就。因此我們得概觀一下一九三三年論爭開始以前的日本資本主義研究史。

日本經濟學界和史學界的日本資本主義研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方才收穫了值得稱為學問的有體系的成績。日本資本主義以這次大戰為契機，踏上了真正的獨占資本主義階段，到一九二〇年發生了戰後最初的金融恐慌，作為世界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一環，暴露了種種內在的矛盾。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恐慌逐漸慢性化，終於拖到一九二七年的大恐慌。日本社會的這一個實相，開闢了用科學方法闡明及分析日本資本主義本身和歷史的途徑。一般方面，日本資

本主義社會，因內在矛盾日益暴露，要求了所謂自我批判，更直接方面，因這個自我批判者即新興無產政黨運動，為制定它最初的綱領，有了實際上的需要，日本政治經濟機構的正式研究於焉開始。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七年之間，可以說是日本資本主義研究的先驅時代或第一期。

在這個時期，日本社會經濟史——主要是前資本主義史——的研究，由佐野學（「日本社會史序論」一九二二年刊、「日本經濟史概論」一九二三年刊）及本莊榮治郎（「日本社會史」一九二四年刊、「近世農村問題史論」一九二五年刊、「日本財政史」一九二六年刊）所代表，至於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它的現階段的研究，則由高橋龜吉（「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一九二四年刊、「末期的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及其轉向」、「日本經濟的解剖」一九二五年刊、「日本經濟的末路及無產階級的對策」、「明治大正農村經濟的變遷」、「一九二六年刊」）所代表。

這些人中，佐野學說：「著者近來漸澈底了解唯物史觀為歷史思索的基本態度，惜未能充分應用於本書」（「日本經濟史概論」序）。本莊榮治郎說：「人稱歷史為階級鬥爭之歷史。此事於我國亦然。所謂階級究屬何物？又階級間的鬥爭和一階級內的紛爭，究竟何者甚於何者？解決此等疑問者，應屬日本社會史的研究」（「日本社會史」序文）。佐野和本莊的著作，的確向資產階級學術界中灌進了新鮮的空氣，在這一門研究中，確屬首次收穫的進步成就，但內容上，方法及資料兩方面都還有許多限制和弱點，而且他們的研究對象，還沒有達到維新以後的明治時代，即日本資本主義的本史。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研究家中，最卓越的人物是高橋，堪稱這方面的專家，但他的許多先驅性質的著作，距離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也很遙遠。他的立場是所謂社會民主主義，而他的觀察，也未免草率而膚淺。

這樣的狀態，到福本和夫的犀利的經濟史方法出現後，方才被清算掉。福本的思想方法以「福本主義」聞名。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受了這個福本主義的影響，從一九二六年時起方才對解剖日本資本

主義的工作，發生了極大興趣。福本自己在這一年當中接連發表了兩篇長篇論文（「經濟史的研究方法」、「社會科學」一九二六年四月、「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和日本經濟史的研究一、二、三、四」）。他在這兩篇論文中首次從他獨創的方法觀點檢討了日本經濟史和社會史的整個問題。

福本在上述第一篇論文中，首先闡明「近代有產者社會的自我批判與經濟史研究的關係，在這個自我批判期中唯一明白的科學方法——應由這個自我批判的主體的階級立場從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是甚麼」，在第二篇論文中，進一步分析「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和日本經濟史的關係」，一方面嚴厲批評了高橋、佐野、本莊、龍川政次郎等人的方法界限和弱點。福本的論文對日本經濟及日本資本主義的研究，首次作了「唯物辯證法的」批判。他結束了日本資本主義研究的第一期，建立了從馬克斯主義科學的立場研究日本歷史的出發點。但他的方法本質上仍然是機械的、概念論的，同時他的批判，只限於方法上的批判，並沒有具體分析日本資本主義的內容，因此他的功績雖然很大，依然有美中不足之感。

像這樣，一九二七年為日本資本主義研究的一個新出發點。這年春天，以金融恐慌為契機，日本勞工運動空前高漲，震動了日本的統治階級。到一九三〇年第三期世界經濟恐慌的巨浪又衝到日本，遂使日本的統治階級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從一九二七到三二年間，是日本資本主義研究正式展開的期間，可稱為第二期。一九二七年當中，馬克斯主義者方面集中攻擊高橋龜吉的理論，啟開了第二期的序幕。這時論爭的主角，一方面是高橋自己，一方是「產業勞動調查所」和「福本主義」。其中「產業勞動調查所」在資本主義研究的新階段中，尤其扮演了最大的角色。該所同時又養成了許多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理論方面的貢獻非常偉大。茲將該所具體介紹於下：

該所成立於一九二四年三月，本屬日本勞動總同盟的調查機關，主任是野坂春三，一九二五年後

變成了一個獨立的機關。野坂、猪俣津南雄、志賀義雄等人先在該所內設置「資本調查會」，開始了日本資本主義機構的具體調查和研究，由野呂榮太郎等年輕研究家擔任實際工作。到一九二六年時，他們就表現了工作成績，當時出版的新潮社編「社會問題講座」（全十三卷，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七年六月出版）各卷頭所載日本政治經濟現勢解剖圖表和解說，是日本資本主義研究史上值得注意的嘗試和成績。因此在該所內訓練出來的一批人，不久個個露頭角，大大地推進了馬克斯主義理論和日本資本主義的研究，這事決非偶然。

和這「產業勞動研究所」同時在一九二六年顯露頭角的，就是所謂福本主義。完全受這個福本主義的思想影響而產生的雜誌「政治批判」（一九二年二月創刊），首先從它的特殊視角開始具體分析日本資本主義的現階段。和這現階段論關聯起來，日本資本主義的檢討和闡明，方才變成了當時論爭上的主要課題。

在這樣一個積極的新機運下，一九二七年必然地掀起了「打倒高橋理論」的論爭。這一次論戰以「太陽」、「社會科學」、「馬克斯主義」、「大眾」、「改造」等雜誌為舞台，猪俣及野呂為主角，配以佐野學、成瀬光雄（大森義太郎）等論客，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參照高橋「左翼運動的理論崩潰」「資本主義末期的研究」一九二七年、猪俣「帝國主義研究」一九二八年、野呂「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一九三〇年）。這一個打倒「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論，是後來資本主義論爭的一個前哨戰。在這次論戰中，猪俣、野呂兩人的活躍最令人注意，兩人這時起已經有了分道揚鑣的趨勢，暗示了以後十年之中「講座」、「勞農」兩派針鋒相對，勢不兩立的命運。

經過這樣的情形，一九二八年出現了兩篇值得注意的論文：服部之總的「明治維新史」和野呂榮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以上兩篇均收錄於「馬克斯主義講座」內。這兩篇和野呂以前所發表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社會問題講座」）首次從尖銳的馬克斯主義立場分析了日本資本主義

的歷史和構造，確具劃時代的意義。前述福本和夫的論文僅止於方法論的提起，尚非具體的資本主義研究，但服部、野呂兩人的這幾篇論文，倒做到了這一點，無論在方法上、理論上，都達到了更高的水準。一九二六、七年在日本社會運動史上，正屬「福本主義」光燄萬丈，領導着日本馬克斯主義理論的時代，登載服部、野呂兩人論文的「馬克斯主義講座」（全十三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九二九年三月出版），也屬於「政治批判社」的計劃，按照當初的預定，撰稿人網羅了錚錚的福本主義者。不料這個「福本主義」一九二八年初就受共產國際徹底批判而失勢，兼因同年三月十五日日本共產主義者大受彈壓，撰稿人陣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後「講座」內所收論文都遵循當時共產國際所擬定的「七月綱領」繼續撰寫，而收穫了更高的成績。自始對「福本主義」採取批判態度的野呂的論文，便是其中之佼佼者。

自服部、野呂兩人發表上述歷史分析論文後，根據馬克斯主義方法分析日本資本主義現狀的工作，即所謂現階段論的研究，也大為進步。將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積極推進不遺餘力的，是暫時脫離了「產業勞動調查所」、「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以及「勞農派」的猪俣津南雄。先是一九三〇年底在「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內組織成立的「日本資本主義研究所」，致力研究世界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第三期和它在日本所表現的特殊性質，一九三一年就由寺島一夫等研究家發表了檢討戰後日本經濟過程的論文。猪俣當時正致力於戰略論爭，及見寺島等人的論文，乃急起直追，將研究重心逐漸移到日本資本主義現階段的客觀分析方面，從一九三〇年五、六月起接連發表了研究心得（「沒落資本主義的第三期」一九三〇年出版、「日本的獨占資本主義」，「恐慌下的日本資本主義」一九三一年出版）。「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的新進論客們便聯合野呂榮太郎，以猪俣為對象展開了日本資本主義現階段論爭。這次論爭是上次圍繞高橋理論的論爭的一個發展，也是以後的資本主義論爭的前史。他們的論爭的理論根據，不外乎是當時共產國際方面分析世界資本主義機構的許多文件。

由這一九二七年開始的「第二期」，不僅限於馬克斯主義方面，在一般學界及評論界，日本經濟史、社會史、資本主義等的研究，也是風起雲湧，發展極速，許多學問業績接踵而世的時期。自前期以來一直活躍的高橋、本莊、瀧川等人都有著作發表外，新登場的土屋喬雄、小野武夫、猪谷善一等人，也相繼發表新作，這些著作無論那一點都比前一期進步充實。試將其中代表的著作，如高橋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一九二八年）、猪谷的「明治維新經濟史」（一九二八年）本莊、黑正嚴共著的「日本經濟史」（一九二九年）、史學會編的「明治維新史研究」（一九三二年）等，試和服部、野呂兩人的「明治維新史」（一九二九年）及「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一九三〇年）比較一下，便可知後者在方法及理論上都超出了前者的水準與範圍，而遠勝前者。站在馬克斯主義立場的這方面的研究，和那同時進行的「民主革命論爭」密切關聯之下，有了劃時代的進步，藉唯物辯證法的照明，早就在理論上勝過一般資產階級的史學和經濟學了。

如上所述，大體從一九二七年到三二年間的日本資本主義研究的第二期，無論馬克斯主義陣營及一般學界，都有重要的收穫，但在這一個時代，日本馬克斯主義者的理論研究中心，尙集中於和當前實踐運動有關的政策、戰略問題上，因此資本主義機構的客觀分析，未能成為集中全力研究的對象。所以在質的方面，猪俣、服部、野呂等人的著作無論如何優秀，論量則究竟不及講壇派。可是由於上節所述情形，從一九三二、三年時起，馬克斯主義陣營傾其精銳展開了日本資本主義論爭，資本主義研究乃得突飛猛進，過去所有學問上的成果，都充分被直接利用作為論爭的材料，而從來一切資料及方法上的成就，都澈底被闡明揚棄，整個部面有了空前的進步。啟開了這個第三期序幕的，就是在野呂榮太郎指導下計劃出版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全七卷，一九三二年五月——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

野呂從戰略論爭末期的一九三一年春天起，主要在農業理論方面竭力批評猪俣、柳田、以及「解